安雅堂稿

安雅堂稿卷之十八

華亭陳子龍臥子著

書牘

答方孩未侍御

薊門畱滯南雲蕭遼又未審執事在秣陵在壽春無緣投問記室切割以來摧瘐墟帅嘗因東下吳會者問得道履忽從汪山人見手札并垂慰弔百拜捧讀色變意馳感激無諭增悷移日某天下庸靡之才也出不足當一蟲之吟歸不足當片鱗之伏而執事期

以集梧望其致務不亦左乎然既奉高賢之誨謬託清流之末以爲方處馳騖不足之時自當黽勉獲濟所期若審分知難則裁桑剪术綷有餘裕何可浮沉戶限爲陽觿禿鶖耶夫人能弘道聖哲所希遊豢聃賊英人所陋尊敎所云深密難窺爲庸人藏拙之語此直蚯蚓而竊沃土者耳烏覩神龍哉自古亦無此本偶子房務徇文若也當今　皇選鴻皐師濟盈廷然而節著維清才稱英絕仰君宗於　盛朝保釐貞於私敢如執事與青淵可以爲　國家奏廓清之烈

者亦少概見而青澗僅登啓事尚𧙤彈冠執事盤桓川谷非熊未夢豈治平之有待耶胡其濡滯也　聖明側席昇平不遠搜遺老求舊學以潤飾太平舍執事其誰歸哉　先朝自爭國本以來訖於瑠禍二三十年之事消長以之然金匱所藏不無覬收之恨野史家乘好蕘莫憑見聞之確無過執事其以暇日勒成數卷使後之君子得以覽焉若筆札佐使如敝邑周徐二子皆雅當史才可任也暮春峰泖間倘有秀色可肯耽賞執事能以扁舟過之否夔仲沉幾斂鍊

有劉道沖之風宗景先生甚切鶻選得閩中百里爾時亦便道歸里門矣書不盡言西望翹首

與方孩未侍御

先朝植節之臣禍同李范而幸留碩果者惟執事與青瀾耳而遲遲十年不登啟事萬一應山桐城諸公尚在亦爾置之丘壑耶此眞事之不可解者也近來致寇之占有蹤之咏稍稍脫去仰見聖人之剛斷而丞弼之間未見有掎大果銳之才以佐之即如戎事當今至急而毎毎規郤圖是何繇定平廷尉公簡

用執事當有彈冠之喜雖南康僻游之地然得與執事朝夕共維東南清議所係世道不小也

與袁臨侯憲副 時臨侯在武昌

奉違自客部席數日後得執事涿鹿書知驄旌南矣足下嚴氣表俗清心疾惡一本至誠故能下感三晉之民上動 明主之聽以執讒閒之口揚鑣 天衢夫漢用張敞魏收劉楨皆一人之進退耳若足下之事使清議得以少存正氣賴以克振孤陽復長之機皆始於此其關世道豈細哉近聞流放以會勘之故

頗散山谷夫我兵聚則彼散我兵散則彼復聚弗謂賊中無知兵也師老財匱率繇此爾蓋會勦者可以爲名而不可以爲實也寇延數省何從而合圍之豈如據州竊邑之賊徒盤山守箐之酋長動云四面五路爲薰穴之舉哉惟有稱大勦以恫喝之使散而督責郡縣之兵分境雕勦聚大兵於要害之地以邀擊之耳楚中江北之寇尚有天塹之限惟湖湘一帶與貴鄉密邇實爲吳楚之上流近者土寇突如流毒數郡此區廣濶上聯蠻落內包江湖若支蔓不息借湖

湘之舟舫以濟秦豫之弓馬天下事更大可憂矣欲事建節省會或與軍府熟議先調勁兵剪滅此賊蔭此賊初起圖之差易使內安而後外攘亦事之本末也書生狂言又兵難揣度惟執事教之婦父邵陽令張君某醇雅之士幸在麾節之下前在　都門曾以姓名上奏記室辱承推念厚覆宏深近得家郵知其在官頗能操潔勤敏至於練募民兵至數千多有可戰者而不費公帑一粒若執事廉訪得實稍爲獎厲以風示其餘即某所以圖報知己忘其身矣子龍敢

附內舉之義故復爲足下道之

答袁臨侯

季夏之初得讀手教令人爽然國家之憂不在奴寇而在人材之不足旨哉言也人材不同或在於氣節或在於功用氣節以不撓爲眞功用以濟時爲大嘗觀　先朝以逆璫摧折之餘士氣宜於消阻然如諫南巡議大禮諸事有至死而不退者若今日封章大半是頌德文耳言降罰則失色言調外則禁口何論甚焉者幸　主上神聖寬假言路而披鱗之語沓不

可見以視　先朝何如也南倭北虜之强中原盗賊之寇何時蔑有然一事起必有一人出而任之一輩敗又有數輩起而圖之士生其間欣欣焉求見其才以効用於上是以禍亂底定卒臻太平今之身任封疆者至有敗事而不敢議易曰難乎其爲代也夫以天下之大豈無其人乎是語安可以聞於隣國耶卽有稍稍自負者偶言兵農之事則人皆以爲狂惟而不敢近如是又安望有　先朝之事功也夫　朝廷無正色之臣疆埸無疢綏之士而使　聖主獨焦勞

於上眞可爲痛心者此矣漢南之寇仰賴執事淵謀密算閩已稍息其延至貴鄉者亦有撲滅之耗然其根株多不可問方竄伏山中恐尚煩後慮耳江北撫局非荒愚所能懸料然須先慮善後而後受之蓋寇不難於撫而難於旣撫之後布置綏養史稱劉越石長於招徠短於撫御旣聚而散其患滋大何則後雖欲撫而彼不之信也昔藍鄂之在蜀亦嘗求撫洪尚書與林貞肅計曰方今暑月野無所掠故暫稱撫以緩我師二且秋深禾黍遍野恐後不可制矣遂決意

用兵恐今日事機有類於此執事膺心廣識必有劃然之見書生妄談不知有當否也

與孫職方碩膚

自前冬足下在秣陵遣信下問俯仰時變詞旨淵切時置坐隅如對慷慨嗣知足下入佐樞府與聞機事不勝手額爲　國家慶以爲雖趙有李牧晉用隨會不是過也自檀失禦胡塵幾滿河朔書生時從里中貴人問邊書惟有咄咄長嘆已知足下超諸曹專司事秣門諸將自當旌旗改色又深嘆　聖天子知人

善任使而知足下必有非常之報稱著　熙朝之竹帛繼先世之丹青邦家之光輝映前後矣子龍鄙儒何知大計但以理測之此酋本非劉石之雄而一二叛人皆庸奴非中行說比也孤軍深入已犯兵家之忌目今春水將生勢必狼顧若俟其飽颺之時處處設伏以勁騎數千扼險而橫截之可盡殲也但諸處皆可出口非偵明其所從出之路而誘之屑我伏中恐終不能以二千里之邊作彌天之網耳足下神謀密算必已指授諸將軍非下士所宜攙論也子龍所

憂者三事大臣無夙夜之心百工群司懷苟且之志虜來則憂懼虜去則恬嬉徒有入宮見妬之疑而無同舟遇風之義致使　君父焦勞而不顧生民塗炭而不知食人之祿獨何心歟夫匹夫有必死之志則三軍將避之今中國人民之衆土地之廣百倍于奴也然而有一人每飯不忘奴而憂之者耶有一人腐心切齒而欲食奴之肉者耶受其憑陵而不以爲耻供其殺戮而不以爲恨則奴亦何憚而不來也若能捐去異同各脩職業整齊法度嚴明賞罰使擧國之

人皆以圖奴爲事而功名富貴非殺奴不可得下至兒童婦女皆磨刃𣪊弓以尋諸仇讐我恐雖開關而延奴亦不肯入矣足下方嚮用又有封疆之責其倡明此義并以諷凡百君子可乎

答宋中彭茂才

子能歷落疎褰之士也豔情古學而未嘗鑽厲傾心𨺅圖而不改弱劣行年及立自顧恣如足下謬採浮聲奬其贄行此如家有和璧而勤問碔砆使石能言能無慚負耶遠承尊公唁慰之誠又辱足下綢繆之

諭言念音徽增其勞結讀所寄文冲深雅練辭意兼
長抽拔妙寔境日彌永鄙意嘗以作文之旨徑情取
達則寡抑揚之姿委折持態則鮮雄峭之氣于飾爲
工則以塗澤見誚虛素成體則以傖樸被嗤要使曲
直互理文質錯陳運用之功亦非輕造足下之才固
是超乘而上以足下愛我深故錄其平日之言冀有
獨得之論嗣教不遠發我蒙覆耳中州如侯氏朝宗
詩歌近正始赤牘亦是斐然異才也彭城萬若近在
吳閶門見之因畧及足下起居烽火殷鬱海內知識

相見甚難不勝黯惻吾友周氏勒卣淵心朗氣兼能慷慨無論文章聲出將以四月遊兎園足下其以枚叟馬卿待之

答姚都諫永言

宵人洽比意窃天綱正論蠭起　聖明洞見蓋乎日所托者淸而苞苴載途所恃者孤而膠漆爲固所誇者無情面而姻婭連屬卽此伎倆何得不窮哉所最快者有數年以來人人知其擣扤窮奇而誤忌根株終不敢問今一發之而嚴詰屢下乃知　聖明公虛

無分彼此小人依託豈有與竈人自懷投鼠之心無射隼之力耳夫堯舜之時禹皐稷契之勤勞其心而不遑者不憂共工驩兜之未去而憂洪水龍蛇之未平蓋用賢去佞人主之事理物効功人臣之職方今護邪附逆之徒則共工驩兜也外虜內寇則洪水龍蛇也夫以四凶之才蟄伏於下使禹皐稷契之徒不能治洪水而驅龍蛇則彼必乘間而肆其訾議以幾倖於復用矣予龍嘗憶姚現聞先生上蕭州書曰方今君子之破小人。不當以口舌勝之。而當以功業勝

之此二十語者至言也可為諸君子進矣執事晉領兵
垣酌持樞密軍國攸賴海寓額手近見邸報知東奴
遊魂久駐宣鎮外邊將來入犯恐仍在陵後南山一
帶至於講賞定非實情然因機搆會亦不可執一者
總之使我嘗有以制彼而彼終無以邀我自在邊臣
相度而行耳若夫正經惟有厲兵秣馬脩薊門匹馬
不入之令預行分布截殺不使虜來無藩籬之固虜
去襲追送之套可也轉盼秋高執事必預上方畧發
縱之功指日可俟兵事甚大非三千里外艸野中人

所敢likely但不勝漆室之嘆聊發于知已之前幸鑒其狂而恕之

答胡學博

再辱賜書謬以風雅之任見推下走弟怦怦焉震其說然鄙志所屬敢爲知已道之　國家右文之化幾三百年作者間出大都視政事爲隆替　孝宗聖德儷美唐虞則有獻吉仲默諸子以爾雅雄峻之姿振拔景運　世宗恢弘大畧過於周宣漢武則有于鱗元美之流高文壯采鼓吹休明當此之時國靈赫濯

而士亦多以功名自見至萬曆之季士大夫偷安逸
樂百事墮懷而文人墨客所爲詩歌非祖述長慶以
繩樞甕牖之談爲清眞則學步香奩以殘膏賸粉之
資爲芳澤是舉天下之人非迂朴若老儒則柔媚若
婦人也是以士氣日靡士志日陋而文武之業不顯
貴鄉鍾譚兩君者少知掃除極意空淡似乎前二者
之失可少去矣然舉古人所爲溫厚之旨高亮之格
虛響沉實之工珠聯璧合之體感時託諷之心援古
証今之法皆棄不道而又高自標置以致海內不學

之小生游光之緇素侈然皆自以爲能詩何則彼所爲詩意既無本辭又鮮據可不學而然也夫居薦紳之位而爲鄉鄙之音立昌明之朝而作衰颯之語此洪範所爲言之不從而可爲世運大憂者也弟慨然欲廓而清之學既荒淺地又卑薄不能爲乘高之唱一返正始今　天子紹明禮樂以應緝熙斯道之興可日而待以足下之才主盟壇坫弟敢不奉教樂以從事耶辱承下問故悉其愚陋妄爲之説

與李尚寶萍槎

于龍自童稚時即知當世有弘毅如馬端肅忠淸如劉忠宣者舍執事誰與歸及稍長而執事方在樞密見諸所處置諸邊務機宜洞然又嘗從亾友祧職方素浣述稱執事介操峻骨力杜倖門不勝瞻仰夫世之言用兵者不拘拘於廉隅此言似是而非也兵事之壞起於軍之貧軍之貧起于將之貪將之貪起於笸篚之盛因緣轉展事實如。斯又何況表率不正無以服下哉九邊將士所以口頌心屈於執事至今不倦者固知以此爲本也今年春始得再奉顏色贈以

詞章兼之惇勉世務執事以文武兼資之才而接擧
後學如此其皇皇惜乎予龍非其人耳世俍云風雅
之事無當事功即無論商周誥誓之文而周公吉甫
何以有東山六月之篇也見事明則其詞達用恩深
則其情曲文武之道其源不分特龍輩所爲雕虫小
技之流非經國宏世之作而謬承國士之賞此所以
愧赧而不前者也近聞流人稍稍就撫是誠生民之
福然歷觀古昔以曹公之智而見欺於吳是故受降
如受敵以張綱之恩信而不能保張嬰之終不叛是

故非撫之難久而無變之爲難目今此局自不能免於小變但使任事之臣弗狃目前之苟安而遽忽善後之計廟堂之上弗因事情之遷變而遽咎首任之人加之以天祐　聖明海宇當泰或有敉寧之日乎執事超然遠覽幸有以教鄙士也奴之叩關求欵兼以嫚書此非眞情童稚所悉但操縱之機全在廟堂主持欵貢自不可輕許必須有辭以折之或即因之以生機會必無閉關不應之理古人交隣莫重辭命誠不誣也此時主兵之臣即不能奮然擔荷亦當歷

陳　先朝之事跡揣度今日之情形而謀所以應之今乃援引經史不切數語而專委之邊臣予自謀則足矣如國之大事何予龍賤末不能無漆室之嘆執事憂國情深又當何如也

與徐虞求京兆

執事貞心亮節挹之者如瑚琏之在陳瞻之者如河嶽之在望豈獨至德可師作範我里而獨於予龍深相引翼謬加雕奬自愧散材弱草雖被三危之露豈能化豫章而供大匠哉司寇公之下請室淸流爲之

短氣賴大臣力諫主上爲御 朝宣諭立渙 德音豈特建德之盛淸明然 天鑒而執事之忠讜亦簡在 帝心於此益仰 大聖人之無我矣 主聖臣直有道之長即此可決耳近來葉施載芟氣象開朗意必有奉公憂國之臣翼亮大業以啓昌期舍執事其誰望哉恐鍾構烟鬱非回翔之地也

答陳靈遠

承足下賜書欲以人物雅俗望之子龍是豈其人哉夫麗許背一時英俊有命世之才負知人之哲然而

在士元則人或譏其過譽在子將則異論生於家庭何況子龍斗筲之器斥鷃之羽安能有所託耶且當漢魏之時士藉聲譽以起家國立九品以程下望實相兼激揚斯貴今也不然闇昧而有膴仕高名而困蓬藋即許郭生其間惟有閉口卷舌而退耳何則言之無徵徒欲世信從不可得也而足下以此見望過矣若以文而言則足下之文已卓然自立於唐宋之間經論析同異窮原委正而不循史論於是非得失之際其言也審而辨衡論權論陳便宜究世變有憂

天下之心此賈生之所長嘆葛氏之所高吟又豈獨以文章自雄哉嘗謂盧陵氏之文婉而雋得漢人之深雅眉山氏之文振而達得漢人之雄渾今足下之文已登二氏之堂矣若益以沉鬱之思瑰麗之色以追揚馬班張之列何足道哉足下年富才盛當彪炳乎竹帛之際雕虫之業又非論也

與蔣馭閎書

前讀手書兼諸詩文知足下文詞瑋麗日新富有真翩翩才良也長樂君鳴琴小邑何煩陳阮作記室耶

南驛至得所寄荔枝啟甕芬發沾手掇噉甘香經日
昔子桓誇中國之珍菓而輕炎方之嘉實然我觀蒲
萄雖輕冷未若荔枝芳豔若閨房之秀也此菓見重
於世舊矣開元帝之所郵致蔡忠惠之所譜品皆此
菓之奇遇今乃得足下賦使此菓情色俱暢夫物生
南海荒昧之區蕭條自遠苟有其美王公貴人莫不
珍之士貴自重亦猶是也奚必馳騖乃登華席哉僕
近益荒惰承索新製令人赧然

答黃仲霖

足下思致通敏文章卓犖向在州里雖晉疏未接而
景依實嚴自得投映高懷參差　上國藏其緒論英
邁絕跡私願邈然如揚帆大壑振袖峻峰不足彷其
宏麗也方今　皇運康夷楨幹委弱良縣仕子舉體
非真妄襲中庸異稱狂簡至於鈞軸之區萬邦爲憲
而不惜國體概愧有深尊教所云鄙夷此等自立牆
宇誠爲高致然君子濟世不尚求備貴於因才若必
顏閔而承筐呂稷而授鉞當我之世其可廢諸海內
雖乏之才然有志操才力者不少當濟心結納以長清

流足下志雄思博運用廣遠惟願旦夕留意若弟本
庸性人少諭放怠長大來益復蹇劣今討栽菓種藥
以奉家王母頹齡之懽救水之暇寄情吟咏雖知壯
盛可惜欲不自菲未知所裁也足下今以暇日著書
良善筌笈所陳上士畧之披簡追尋要益神智便得
古今異同心能別白覩古來新息武鄉諸公皆讀書
也經生家言既棄去當讓後生弟作諸生時便不甚
道也足下舉筆恐不能免哀刺俱是雁行易生嫌惟
此甚細事可聽人碌碌足下其亟罷之弟非瞻顧宦

格實處巳之道耳尊教所論兩生竊壇坫餘光刺刺不巳弟久巳厭增然自有天地來不能絕此種如青蠅然不使其集衣嚌膚而巳若與相逐青溷間舉手便穢自古名流不免此一段拖沓耳鷹鸇之逐尚有大者張綱何人哉願與足下相長益弗惟其誕率也

與夏長樂燚仲

兩接聲問兼採流傳知足下為政精勤振頹剔弊雖古之循卓何以加焉然某竊有一得之愚獻于左右蓋古之言治道者曰為政去其太甚又曰一張一弛

文武之道也方今法度凌夷風俗險詐豈能以結纏理嬴秦之緒哉然方今之勢如人有七年之病必宜舒徐涵育以起之若欲以三年之成責于期月雖仲尼有所不能也且物來無窮而我力有限以簡御煩則無掛漏之患以逸待勞則鮮疲竭之憂是故宓子賤之彈琴名不損于巫馬期之戴星也平陽侯之清靜治不減于武鄉侯之綜核也足下負非常之才固嘗試之盤錯然要當使力常餘于事不當使事常餘于力廼爲可久之道夫操履潔白士人本行然清之

實不可不箢清之名不可不避乃今知古人所謂清畏人知乃保身容衆之要道也貪黷之人非唯好利亦且嫉善猶盜憎主人也立乎桑濮之間而嘵嘵告人曰我共姜也我伯姬也彼淫者必將羣嗤之爲汚之而後已焉夫廉猶白壁然不善藏之蒼蠅營營而來矣若夫誣訟越告律所明禁然而不能盡絕也舍郡縣而上訴我罔曰使我不得治其民也下之所深疾也絕其上訴之路彼亦曰使我不得治其民也亦上之所深恨也至于官局有守如農之畔焉若勘別

邑之田理別邑之訟此豉慫遭尤之道斷斷不可受也孔稱不謀其政正謂此也朝事大有泰來之幾武陵本非端人　朝廷方倚之辨賊而諸君子亟攻之宵小乘間邪論蠭起石齋師侃侃廷諍何減史魚汲黯　聖主優容非孝文太宗所及矣晉卿景之可謂不負科名不媿家世亦同㭊之光也

與戴石房

高秋蕭瑟病臥荒廬玉札見投啓函神越鄙方歌蒿君復悲怙何天降割適同其運耶吳會雲間春糧之

境晨炊暮犂隱轔烟樹乃敝邑則僻壤而珂里固名

都也弟今年三適吳矣而未聞足下亦在苫次生芻

杳然弟則非人哉憶曩時受知京山先生之時皆在

英妙今來屈指十有三載白日如馳冉冉將暮足下

英姿偉度猶爲叩牛抱膝之歌弟則行將俛首簿書

之役矣寂寂笑人何以自遣乎足下弘我以大道進

我以喆人任重道遠豈蹇足所屆要之其人自有天

授非可强也古命世之士必弘毅淵嘿不爲人先而

弟輕躁好議論一不似也必寛深不測外物不能動

之而弟性多愁激小物玩志不免移情二不似也必沉幾先物四應不窮而弟遲緩寡智每多事後之悔三不似也必廣大博攬弘收衆長而弟疾惡太深不能容物四不似也石齋先生嘗指弟爲有規簡之叔夜無鋒稜之文舉此皆古之奇人偉士弟何敢當要其形似之間不過此輩後塵耳安能等而上之耶惟俟學問稍充漸去其驕心惰氣於世小有見閒然後退而匿影讀老氏之遺經拜龐公于床下庶幾得足下所云浮雲外物耶若方馳騖而默悟至道此聖人

合內外之學非淺儒所敢期也足下既負大略又通宗趣必有身世咸宜之用幸有以教之別論已命之傔人矣

答戴石房

再承教言仰見善誘之懷雖幽滯如弟能無慨慷有披雲之思也弟意至道在於天機精微在於神解特以聖人御有不能以微言軏物要其醞釀豈有間然以今之儒者毎於衣冠言動高自位置問其所爲則至鄙跡其所學則甚踈一醉飽之失便皆呵詬而目

夜持籌讀老莊之書即爲非聖而師門多商賈此何說也弟於足下皆在喪次即以喪論夫衰絰之衣苴杖之制古今不殊豈敢後然便號曾閔今之儒者毋乃類是至於應期命世之士必非遺內務外此誠篤論然所謂內得者浩浩焉無欲之謂也若夫外跡不可齊蓋性情本異時勢亦殊或方軌而精粹或弘通而卓犖此孟子所謂歸潔其身無欲之說也姬公居東而恐懼子房辭漢而逍遙孔明鞠躬而爲蜀宗臣安石雅量而稱晉賢相就其外而觀之豈一律哉不愚

懸於富貴不役役於權勢其心同也史稱淮陰不知
道稱隆不學無術者惟此而已足下所最推者爲王
文成豈非以其有得於心學乎然其少時本好奇負
氣工文章竪節槩縱橫於神仙劍器沉敘於浮圖之
說亦非羈章縫之容守拘方之器者也故弟見今之
人每厭嫉之稍見跌宕亦長卿慢世之意耳然弟之
陳薄而不能進於大道者亦於此可見夫古之聖賢
方將哀憫之而所與昭晰乎自然奈何玩弄自喜耶
今幸承大君子之教而學與年俱進庶乎束身析節

而不陷於輕浮也幸足下其終教之以𡚁附于琴張曾晳之列使得同登孔堂成我大矣

答吳大行來之 戊寅

昔謝公好聲王文度作書諫之而謝公不能自克今乃知足下度量識力更超前人也弟荒病之餘坐臥藥囊于世事都不敢關心足下才宏而思密世道攸賴何俟弟言鄙人伏處艸土未能忘情惟願諸君子弗信人依傍而放虎自衛弗疑人形迹而爲淵驅魚弗一唱群和而開黨同之嫌弗卽應無虞而來巳甚

之議如此則大來之運致可跂足若乃指異同布公道定國是求眞才諒君子之所同心尤忠臣之所亟務也迂濶之論惟足下教之江城五湖秀壤可謂英多但時無領袖之人或有踰閑之慮今日之家寶即他時之國琛即知人泛愛如許郭未甞不拔之童稚奬於困窮樹蘭得芳豈曰無効猥承開示敢不服膺

與張庶常書

漳浦之獄元老保全善類之心甚篤此足下左右之功也昨已馳箋申謝但此時聖怒方深進諫之方

解釋之機元老必有妙用鄙意倘有所及敢爲商之
大凡進諫於君者惟申救最難蓋人主所最恨者人
臣之有黨而申救者必將稱人之善是故稱其忠良
者必以爲護私稱其直諒者必以爲翹過稱其枉抑
者必以爲市恩自古納諫之難而因諫以相激至於
不可言者比比是也况執正道奮讜言與人主爭曲
直者諫官之事耳至於大臣當從容諷解使人主之
意漸釋可也昔李元禮等繫獄陳仲舉上疏力爭盛
稱其賢而并仲舉策免東漢之禍遂至決裂宋神宗

時蘇軾下獄吳充力救未釋而王安禮以微言解之
夫盛怒之時逆折其意未有能勝者也以可居之罪
歸人臣以有餘之地處人主則其情易動其氣易平
今 主上之深怒漳浦疑其聚黨植私爲海內倡率
耳但當秉閣言恭生長山州孤介寡合素無交遊之
助特其文章時爲人所稱說一時朝士見其守清節
有文名群然惜之於其實無傾危之罪若罪之無益
而重疑天下之心赦之益以見 聖度之大而群論
自息至於供引牽連出於與隸之口恐不足據如此

則　上意未必無轉移也與言綱誨以默迴　當宁機不可以預設然大旨不出於此弟之部婁非足以上贊淵深而不避其辭之繁者拳拳之懷不能自已也不敢具書以瀆元老謹以商之足下

上石齋座師　戊寅

夏秋之間大奸斯脫海內欣欣想望太平而數月以來惟殛姦吳中奸民深賴　聖明之斷至於薦紳泄泄無不如常未見有奮然當國憂者是以枉直和同雜然並進無足怪也子龍幼嘗讀召旻之詩曰彼疏

斯粹胡不自替竊怪以爲世之小人莫不矜其私智自以爲能苟審其器量引避賢者非德隅之艮人鄖遠害之朙識矣詩人之語何其不察及讀其卒章曰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斯言也所以責當世之君子至深且切也其意若曰使今之君子能如召畢閎散之徒爲天子開封疆而寧海宇則人主未有好亂而惡治者彼小人失勢而退如自替焉巳嗟乎世之君子胡其不思之甚也蔡人梗命晋公自請濟師元昊盜邊韓范迭爲西帥小人尚欲肆其噂沓不能使之

一日從容於廊廟而今人欽高韻雅俗激揚風聲謂可以清天綱而持末流計亦左矣予龍淺陋不足以知當世之賢然乃心　王室而才與德皆足以辦大事天下仰之以爲召公其人者惟吾師而已且清風峻節簡在　帝心而衷當初旦未作之合此天下之所瞻顒也機部又云師臺舊懐彌確將以春明夜申前請夫怡神無事任其浮沉此高逸之所經仰登望哲之所馳鶩哉吾師命世之傑而又受知　主上甚深荷堅此思則名教何寄况大賢去就天下以覘隆

替焉即宜鴻可懷何以警三事夙夜之心倡海內忠義之氣乎子龍所以進其區區者不敢爲我師一人之計也子龍自惟弛散之材而又有好盡之累其於仕術雅非所宜在疚以來五情破裂近則百疾交攻令人短氣然猶勉理醫藥以希異日者得從吾師鞭弭之末少垂竹帛之名然後躬耕衡門希風前哲是則鄙人之志也

上黃座師

子月之初其曾有奏記布其狂愚望斷鰲之功思作

霖之舉自謂可以引領而見承華始建海內顒顒以
爲兼收華實妙選端良不須釣璜於磻谿採芝於商
崵宮寮之長即有師臣方爲 東朝私慶而爲國任
官之人有愧泰誓失舊學於甘盤疾推賢於朱虎又
且忽其不祥憤爭清議登平陽之繼文終耶胡守而
弗失甘此嘈嘈也歷觀 詔旨吾師純忠峻節 主
上所深重謠諑之辭徒成仰唾至淮陰老革叨爲猶
奮而言路未有聲其倖者何也前讀 大疏及得彥
升書知吾師東山之志彌確在今日觀將自處自當

以此爲正稍爲紓徐再理前請耳某前有彈冠之言而後有搴裳之論者　大君之知遇當報之以有爲執政之惡聲當守之以不辱吾師所以持之甚堅而寡識者有藪澤之視也　主上不世之聖名世之生又豈偶然舍我其誰可以自信翼亮之勲吾師度內事耳運機通塞不爽旦暮其如蒼生之汲汲何

上石齋座師　壬午冬

徒步從太末還得信知我師南行安豫已抵閩界甚慰左直指札已致託須明德又錄其文以示子龍益

志幸也閏之四日子龍於攜李得東虜入犯之耗以前月六日從界嶺青山二口毀垣而進即破遷安三河烽火寂然而是時馮少司馬以病在假劉少司馬爲省中姜卿野所糾不入署塘報至者不啟初十而張大司馬始至則虜騎抵薊矣遂以十五日破薊十六日諸營在邊外者盡扳入內地分爲三路一往眞保一攻河間一至香河意甚叵測樞部惟悉易沿邊督撫及徵諸道兵入援而已總之數月以來皆言奴有內難偵探疎畧奴在牆外乘障者不知惟雲中有

揷部東行之報明謀合搶而中朝亦不以爲意良可
嘆也自十八日巳後　京師聲問俱斷矣緣邊精銳
盡於松錦河北之師耗於救汴環視天下無一可恃
惟賴主上明聖群賢布列干羽之威信於戈戟耳我
師審天心察人事驗玄象惟卦氣不知禍亂何時可
弭　主上中興之績何時可成子龍誦繁霜之詩懷
漆室之嘆愴然心痗如何可言倪先生前發辭疏適
得都下札云　主上嘗語政府用君子之意甚决頗
以環召諸公逡廵退讓爲慈故納言不遏其讓表聞

警之日倪先生卽募壯士結義旅先使人懷密奏間
入　都門身以十九日同浙中入衞之師行矣意在
必達大抵從曹州渡河抵懷衞度太行入紫荆以達
京師鄙意老師名德尤爲　主上所眷注都人士
之仰望以爲輕重不止如楚人之望葉公且前歲我
師毀家結客倡勤王之舉義聲已馳於天下倪先生
之讓表旣不得上我師前疏當亦如之抵里之後一
展先太師之墓卽宜集舊將部曲躬率一旅以纘前
功不爾亦當肇車北指若榛塗尚梗則待命於江淮

之間　國事至此萬非臣子養志丘園之日況我師受　主上特達之知尤非恒情可比子龍與倪先生商榷數四終覺以此爲正倪先生以戎事匆遽未及專書然大意亦已悉此我師忠孝天植哲謀先幾當不俟龍等之支言耳機部已歸豫章言路數爲頌言已有看議之　旨解石老葉潤老亦已章滿公車想召還俱在不遠易象正彥升已授梓人明春可成子龍淺陋少時雖好詞章而於經傳之學都無所窺近讀老師所著書始慨然悔其學之無本子龍所有止

緇衣月令儒行而已外如典謨洪範呂刑詩春秋以及三易黃圖椊壇講義之屬俱未之備所悉以授之同郡李雯字舒章品識端朗才致淹雅子龍之長友如在師門登堂之彥也山川間阻未承提命然平生標準定同陶冶迹其所至與日必爲　國家諍士故子龍敢爲介以其所上書達於左右幸我師收之宮牆賜以一言之教則李生益自奮勵亦我師中陵之教育也

與倪鴻寶大司成　戊寅

間者明聖實集星河肅然獲登元禮之舟相從臨游
之樟喜可知也海內人傑藝爲時棟間世而生若先
生之神才高峻體道英朗敝師黃先生之風標挺紫
抗情玄邈至於忠貞體國直道輔世俗巍犇斯並秀
胥塗百代而後仰止風流猶能廉立幸哉鄙劣乃得
駿奔几席周旋杖屨且與聞微言更加弘獎文繡之
被無此榮施霓羽之逢方其解悟矣乃者薊門不戒
胡氛日深既傾東巢復招諸部羽書不至巴越再旬
傳之道路比自居庸南極涿鹿西盡西山東至灤薊

背蜂屯蟻聚營壘相望觀此形勢豈肯便退遙度兵
情更無他策惟得關寧勁卒楊旌河上直抵舊瀋庶
幾成老熊搏虎之奇爲伐魏救趙之策而此軍久居
戶限上政恐颺去耳安望其解國家之困哉輿言及
此不覺涕零先生以子房之先幾兼安石之雅量忠
君愛國每飯不忘其必有奇謀偉畧可以濟時艱
而指 主憂者幸開示一二以慰杞人拙刻經世編
已成共五百餘卷夫班生收賈傳之書承祚上武侯
之集非鄙人所敢竊比而先生一言則重於皇甫士

安遠矣前者已承面諾今特遣力走領乞即有以教之全本卷帙太煩先以凡例塵覽梗概可見也與子龍同集此書者敝友徐生孚遠闇偉多聞宋生徵璧沉斂綿遠雖在草莽皆備先生異日驅使大序中稍加品目以成其遠名幸甚若子龍鹿鹿不足塵汝南齒牙也

上倪鴻寳少司馬 壬午冬

旌麾北指三奉敎言悠悠之思日月俱邁天塗榛梗百驛斷烟問關淮濆僕夫况瘁時徵來問倍用慨然

比聞賊破海州之後合銳攻青若不能守則沿海諸郡勢必不全春氣日深眞虜必護輜重北行以避炎暑留我華人以阻遲道秋深捲土重來則我南北旣斷物力大絀禍不忍言今南路援兵雲集淮陰而
朝廷不聞有所措置命一重臣建大將旗鼓悉統諸道渡河而北聞薊督在滄保督在覇再益內兵爲三覆以待之確偵眞虜飽颺之處更番奮擊上則殲其精銳次亦截其輜重使眞虜旣失利而去則所留漢人必望風而靡如此尚可保今歲之不來再罔綢繆

之衆耳此青生遙度之詞閣下必有長筭幸示其畧以滅杞憂流寇破襄陽躪荊門　惠藩南渡南郡遂虛賊得長江之險奪漢沔之船方舟東下誰能禦之且左鎮奔鄂爲賊前驅全楚大震東南立國惟恃荊襄上流失守爲禍至烈六朝必以重臣出鎮良有以也今楚中惟有亟歛漢口之舟於南岸沿江嚴守而蜀中下巴渝之甲以扼夷陵庶可少遏其勢求一虞彬甫政不可得耳　國事如此所恃者衆賢滿　朝

主上求言納諫舍已從人天下事尚可爲也今罪

己之言聞於前而拒諫之實行於後微輿論恭天大
赦之書君實改元祐求言之詔何不舉以爲　聖明
告乎今天下喁喁以格君之業仰望我公若得君志
一定用賢弗貳去邪弗疑則智者効謀勇者効力何
至環視無一人哉廷爭牖納啟心沃心神而明之非
可預設此則明公精誠悟　主素所蓄積非下士所
能測也貴鄉目前粗安實爲虞堂之娛今保甲練兵
製器積備諸事子能方力鼓群志將次第舉行庶可
稍備萬分之一以慰閣下維桑之念凡有施作幸時

指示瞻仰日遠晉䟽寡過惟有祝望台階之光用占

休明之福諸惟為道為天下珍重

上少宗伯牧齋先生　壬午冬

毋承德音諧於英堂而子能日事案牘對掾吏或短

轅疲衛馳騖津梁之間思厠賔從之末旐床下之拜

遠莫致之發於夢寐方今泰道始升見龍貞翰自當

亟資肅乂寅亮天業既已東郊反風岳牧交薦而上

需密雲之畜下有盤桓之心使天下傾耳側足以望

太平者目望羊而心朝饑誰之故也屬岡虜蹂漁陽